

与鼻音谐声的上古拟音问题初探

崔金明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西安外国语大学汉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摘要: 考察谐声关系可得出《说文》谐声字具有不同的历史层级关系; 日母和明母的谐声关系不能作为复辅音的证据。从谐声的系统性来说, 拟清鼻流音的证据还不充分。

关键词: 上古音; 复辅音; 谐声层级; 鼻音; 日母; 明母

中图分类号: H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3)04-0210-05

《说文》谐声字是研究上古音声母的重要材料。高本汉利用谐声关系构拟出复辅音, 真正推动了上古复辅音研究^[1]。谐声字反映的虽然是内部统一的古雅言音系, 由于周秦时期长达九百多年, 不能将所有先秦谐声字当作是一个平面材料进行研究, 而要分辨其早晚, 这就需要对谐声字进行层级分类。关于谐声的层级分类, 目前未见系统的研究。此前对谐声分析的研究并不充分, 相关的代表性成果有陆志韦、孙玉文等人的研究, 陆志韦根据大徐本《说文》详列《广韵》声母在《说文》中谐声通转次数, 以统计方法计算出各声母的“几遇数”, 但他把省声字、亦声字统统排除在外, 影响了数据的全面性^[2]。孙玉文指出利用谐声字研究上古音, 必须重视谐声层级, 他对一些谐声系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但忽视了谐声层级中可能包含的复杂关系^[3]。本文将考察《说文》谐声关系, 利用谐声层级的理论来探讨与鼻音谐声的上古拟音问题。

一、日母的地位问题

论及与鼻音谐声的上古拟音问题, 首先考虑的就是日母的地位问题。关于日母的上古音韵地位, 清儒已经多有论及。戴震的《声类表》认为娘、日归一;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认为泥、日是双声, 娘、日是双声; 李元的《音切谱·互通篇》认为泥、娘、日三母互通; 夏燮的《述均》认为舌音泥、娘与日母相混; 邹汉勋的《五均论·廿声四十论》的第二十八论

以泥、娘、日为一声; 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认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 黄侃的《音略》有“古音十九纽”之说, 认为娘、日二纽是泥的变声。综合清儒诸说, 大抵是两种观点, 一是日母没有独立的地位; 二是日母为舌齿部位的鼻音。但不论是舌音还是齿音, 清儒的解释仍有商讨的余地, 因为除了舌齿音外, 日母字和喉牙音谐声的情形也并不少见(详见表2)。

继清儒之后, 现代学者也结合新材料和新方法对日母的拟音做出了解释。罗常培^[4](1931)、蒲立本^[5](1932)、李方桂^[6](1971)、邵荣芬^[7](1982)、尉迟治平^[8](1982)、麦耘^[9](1991)等学者都认为泥、娘、日不同音。王力^[10](1985)认为上古泥、日为双声, 但日母只是与泥母极类似, 所以日母仍与泥母不同。不管他们的拟音如何不同, 但有一点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日母是鼻音。比如, 高本汉拟测上古日母为舌面鼻音^[11]; 李方桂则将上古日母拟为舌尖音[n], 即与泥母同, 但舌尖鼻音受介音[j]顎化而变成[nj]^[6]。

二、日母的谐声关系与拟音问题

日母的谐声关系比较复杂, 陆志韦以统计方法计算出各声母的“几遇数”^①。其中, 日母字和鼻音类的泥娘的通谐次数极多, 而且它们的相逢数大于几遇数, 这表示日母字和这些鼻音声母的关系并非偶然; 但是, 日母也与精组以母关系密切, 与疑母也有接触。如表1所示。

收稿日期: 2012-12-01; 修回日期: 2013-07-1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12YJAZH001);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古今音对照字典的编纂与古今音对比研究”(07J002z)

作者简介: 崔金明(1981-), 山东青州人, 男,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后, 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历史语言学和汉语国际教育。

在表 1 的几遇表中, 日母和疑母的实际相逢数为 5, 小于几遇相逢数 7.6, 从疑母来源的日母的拟音“兒 nj”理据不足, 但明母和日母的实际相逢数为 15, 大于几遇相逢数 13.8, 郑张尚芳给其拟音为“柔 mlj、揉 mj”。我们认为日母和明母的谐声关系不能作为有复辅音的证据, 从古文字通假来看, 上古 30 韵部中明母和日母的通假只是极个别的现象, 除了在幽部中有个例外, 其它部均未见^②, 这种例外谐声和通假是音变现象: 当明母后面是细音或高元音时, 明母读如日母。我们接受李方桂的拟音: 娘的拟音 nr-/nrj-, 日的拟音 nj-。为了全面把握日母的谐声情况, 请看表 2^③。

在表 2 中,被谐字的泥母行和日母行字比较多,整体对应的规律比较明显,这可以验证章炳麟提出“娘日归泥”的论断是有道理的。

下面我们看声符是“耳尔”的字，这两个谐声系列除了有日母泥母外，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明母字，这也是有人认为日母字有明母字来源的一个原因。郑张尚芳给从“尔耳”的谐声字的拟音明母为“弥弭 mn”、日母为“尔耳 mi”^[11]。

请看从耳的谐声，如表3。

除“耽”^④字是彻母外，这个谐声系列只有日母和明母字，而且我们很容易把这个谐声系列分为两个，一是从日母“耳”得声的字，均读日母，二是从“弭”得声的字均念明母，这个系列说明谐声字的谐声偏旁必须区分不同的谐声层级^⑤。从“余”声的谐声系列比较复杂（参看表 2），除有日母和明母字外，还有书母、心母和昌母字，我们发现有些音有明泥两读，如

“籛”，这些异读字可能是音变造成的，这些字是

表1 日母谐声几遇表

	日	明	泥娘	精	清	从	心	以	疑
相逢数	198	15	60	8	6	5	6	11	5
机遇数	3.9	13.8	4.4	9.3	5.8	4.5	8.3	8.6	7.6

表2 以日母为谐声声符的谐声统计表

[illegible]

借或异读，换言之，上古的这类 *x* 经过唇化作用后变成双唇清擦音（*f*），于是可以跟 *m* 相通了^{[2](300-301)}。王力（1985）在《汉语语音史》曾提到清唇鼻音的问题，他认为谐声材料不足以成为上古声母的确证，因此反对高本汉和董同龢将这类字拟成复辅音 *xm*-或是清唇鼻音声母 *m* -^[15]。

我们来看鼻流音和送气音及书晓母的谐声搭配关系（如表4）。

表4 鼻流音和送气音及书晓母的谐声搭配关系表

	明母	泥母	日母	疑母	来母	以母
滂	○	×	×	×	×	×
透	×	✓	✓	×	✓	○
彻	×	✓	✓	×	✓	○
清	○	○	○	○	×	○
初	○	×	×	○	×	×
昌	○	○	○	○	○	○
溪	×	×	×	×	×	×
书	○	✓	✓	✓	×	✓
晓	✓	○	○	✓	○	○

注：✓表示李方桂和郑张尚芳都有的清鼻流音（书母晓母两行郑张改拟喉冠音）。○表示仅郑张尚芳有的清鼻流音（书母晓母两行郑张改拟喉冠音）。×表示都没有拟清鼻流音。

从表4中我们看到：

(1) 郑张尚芳分两类，跟送气塞音谐声的拟为清鼻音，跟清擦音谐声的拟为喉冠音，李方桂均拟清鼻音。

(2) 李方桂的清鼻音主要分布在鼻流音和透、彻、书、晓四母谐声的位置，郑张则扩展到清、初、昌三母。

(3) 滂母和明母的谐声，郑张构拟了清鼻音，而李方桂没有。

(4) 送气塞音除溪母没拟清鼻音外，其它均拟有清鼻音。

表中有阴影的部分实际相逢数虽然大于几遇数，但在总共54个空格里只有11处有这种现象，根本不具有系统上的对应关系。鼻音和送气音及书晓的谐声关系不具备拟一整套清鼻音的基础。李方桂根据鼻音明母和晓母的谐声关系构拟了一个清鼻音，然后推论泥母和日母与透母彻母等谐声关系，也应该有清鼻音，用后者解释前者，或者用前者框定后者都有些牵强。郑张尚芳更是普遍推广这种推论，几乎把整个表格填满了，但是事实上还有不少空档，比如溪母一行，为什么鼻流音跟其它送气声母可以拟清鼻音，而同是送

气音的溪母却没有清鼻流音，何况溪母和以母、疑母的实际相逢数均大于几遇数，这是令人生疑的。我们还发现鼻流音不仅和送气塞音谐声，而且和塞送气音同组的不送气音谐声，比如泥母和知母、澄母、章母等等；不仅鼻流音和送气塞音或擦音谐声，和鼻流音同部位的塞音也和送气塞音或擦音谐声，比如和明母同部位的並母也和晓母谐声^[16]。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并不具备构拟清鼻流音的充足证据。

四、结语

汉语上古音的研究，科学的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我们以谐声材料为考察了上古与鼻音结合的复辅音的拟音问题，发现还有一些相关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才能更科学地构拟上古音，这些问题包括谐声层级问题、谐声字的判定问题、音系的系统问题，另外异读字问题、方音流变问题也要纳入上古音研究的整个框架。在上古音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要综合分析，力求使多种材料互相印证，切忌以偏概全。这种采用汉语内部材料研究上古音的方法我们称之为“以汉观汉”法。另外利用汉语的外部材料来研究上古音的方法，我们称之为“以番观汉”法，其中汉藏比较法就是“以番观汉”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方法。汉藏比较法弥补了“以汉观汉”法的不足，随着汉藏比较材料的不断增多，“汉藏比较”应该利用老材料，挖掘新材料，结合科学的方法，使它为上古音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17]。在上古音研究中，两种材料缺一不可，对汉语的内证材料，一定要有科学地时地观，保证材料的纯粹性。在此基础上，要努力挖掘外部材料，使内外两种材料互相配合和互相验证，这样才能弥补材料和方法上的“短板”所带来的问题，保证上古音的研究能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出新的道路。

注释：

- ① 陆氏的谐声分析存在不少问题，他把省声字、亦声字统统排除在外，影响了他的数据的准确性。本文用的谐声数据是根据张亚蓉2011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说文解字的谐声关系与上古音》重新作的统计。
- ② 请参看笔者博士毕业论文《王力、李方桂和郑张尚芳三家汉语上古音系统比较研究》（苏州大学，2011）第70页。
- ③ 第一横行是谐声偏旁，第二行是其声母，左边纵行是被谐字的声母，表心是被谐字的数目。
- ④ “恥”字可能是方音，比如和它同源的辱字今天仍读日母，恥字可能发生了音变。

- ⑤ 孙玉文认为利用谐声研究上古音必须注重谐声层级,请参看《汉藏语学报》第5期23-36页所载《谐声层级与上古音》,我们与其观点一致。

参考文献:

- [1] 高本汉. 赵元任译. 高本汉的谐声说[A]. 国学论丛[C]. 1927.
- [2] 陆志韦. 古音说略[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28-230.
- [3] 孙玉文. 谐声层级与上古音[A]. 汉藏语学报[C]. 2011(5): 23-36.
- [4] 罗常培. 知彻澄娘音值考[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研究集刊[C]. 第三本第一分册, 1931.
- [5] 蒲立本. 潘悟云. 徐文堪译. 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58-144.
- [6]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9-20.
- [7] 邵荣芬. 切韵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112-117.
- [8] 尉迟治平. 周隋长安方音初探[J]. 语言研究, 1982(2): 18-33.
- [9] 麦耘. 《切韵》知、庄、章组及相关诸声母的拟音[J]. 语言研究, 1991(2): 107-114.
- [10] 王力. 汉语语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11] 郑张尚芳. 上古音系[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260-581.
- [12] 崔金明. 试析《诗经》合韵和《说文》例外谐声[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4): 107-113.
- [13] 张永言. 上古汉语有送气流音声母说[A].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9.
- [14] 赵忠德. 音系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105.
- [15] 王力. 汉语语音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20.
- [16] 崔金明, 刘琨. 上古单声母拟音的几个问题[J]. 宁夏大学学报, 2013(2): 25-30.
- [17] 崔金明. 试析汉藏比较对上古音研究的价值[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4): 184-188.

An Analysis of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y Reconstruction about Consonant Clusters Combined with Nasal

CUI Jinmi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Xi'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tiquity and nasal-bound complex consonants of foley which can be drawn ShuoWen 说文 and XieSheng 谐声. XieSheng 谐声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levels. The harmonic sound relationship of Ri 日 and Ming 明 cannot be used as evidence of the consonant. The evidence showing the changes from the harmonic sound of systemic nasal streaming audio and sound to be clear is insufficient.

Key Words: Old Chinese phonology; Nasal; Xi 声层级; Consonant Clusters; Ri 日; Ming 明

[编辑: 汪晓]